

第十六回 奏凱臣同蒙救贈 純陽子指點前因

話說胡小姐自丈夫去後，不知安危如何，又不知他翁婿得見面未曾，好生掛念，未免傷感。夫人卻勸解他道：「孩兒，你若這等憂煎，恐惹起病來，如何是好？今早你哥哥問卜回來，說你爹爹與你丈夫時下就有好音。且自消遣則個。」小姐道：「軍旅之事吉凶未定，好生掛懷，如何消遣？」胡公子急急走來，說：「母親、妹子，爹爹同妹夫擒了劉豫，得勝回朝來了！」夫人、小姐道：「如此謝天謝地。」正在說話，忽報老爺同狀元爺回來了，進後廳相見。夫人道：「老相公經年戎馬，今幸凱旋，軍中事兒老身不知端的。」胡招討道：「夫人，那日承王命前去，被兀術、劉豫圍困，幸賴女婿兵到，又是仙姑雪夜策應。」夫人、小姐道：「哦，又是仙姑娘去到那裡顯聖了。」胡公子聽得，縮頭伸舌道：「啊也，古怪古怪。」胡招討問道：「賢婿，只不知仙姑怎生模樣？老夫待畫他一幅神像，好得焚香禮拜。」夫人、小姐道：「正該如此。」龍狀元道：「與令愛一般形影，畫幅喜容，便是仙像。」胡招討道：「哦，有這等事？」說到此處，只見龍興急急跑來，說：「稟爺，朝廷差白翁齎恩詔到了！」胡招討、龍狀元說：「快排香案迎接。」龍興道：「曉得。」

只見白翁捧詔前來說：「長班先去稟胡爺宅裡，快排香案。」長班道：「報過多時，俱已齊備了。」招討、狀元迎出拱手道：「元來如此。」白翁對胡公子道：「胡大兄快挽冠帶。」胡招討道：「小兒何故有冠帶？」白翁道：「自有時典，開讀便知。」胡公子換了武時衣帶，自己說：「列位賀喜，這是天上掉下來的紗帽。」眾人一齊跪到，方才開讀，詔曰：

頃者胡塵紛擾，國步多艱。矢志勤王，功成翁婿；陰謀助順，力借神仙。茲時進爾都招討胡章為兵部尚書；妻朱氏封韓國夫人；子胡連授錦衣衛正千戶。狀元龍驤進翰林學士，妻胡氏封秦國夫人。所奏天目山仙姑封白衣元君，有司立廟崇祀。逆賊劉豫凌遲處死。一應效勞將士，俱以次論功升賞。欽哉。謝恩。

眾拜道：「萬歲萬歲萬萬歲！」胡招討道：「龍興看酒過來，正留白翁飲酒。」有人報道：「權臣秦檜一朝安靜。」眾公問道：「怎麼說？」那人道：「昨夜三更時分，被岳爺爺一頓鐵鞭打死了，喜殺了滿城百姓。這時候才上下始安了。」眾公道：「快哉快哉！」

白翁已自告別回去不題。卻說呂洞賓大仙領著長春子說：「那龍驤功成名遂，夫貴妻榮，好不受用，好不快活。既是你成就他事業，我豈不可指點他後日終果？今日他合宅到湖上賞雪，你可仍作弱妹模樣，使他父母兄弟相見之時，把那花園晚會的事兒一朝冰釋。只是一件，偌咱天氣嚴寒，彤雲密布，雪繁風狂，路僵冰凍，那龍驤未必到湖心亭畔。不免叫柳樹精指引前來，有何不可。柳樹精何在？」柳樹精走來說：「師父有何遣差？」呂仙道：「柳樹精，你可仍變舊日枯椿，站在西湖岸上。待龍驤繫船之時，即用一陣好風帶到湖心亭來見俺，不得有誤法旨。」柳樹精道：「領法旨，俺即去也。」呂仙道：「長春子，你道那龍驤弱妹前身是什麼樣人？」長春子道：「這個弟子不知。」呂仙笑道：「你還不知道？龍驤是王母燒香童子，弱妹是王母執拂侍兒。因他兩人動了一點凡心，滴在塵世。王母又恐他墮落泥塵，轉身不得，又使你撮合姻眷，復歸正道。」長春子道：「呀，元來弟子根本都是王母指化。」呂仙道：「你那時正果不明，仙凡兩味，那裡知道？又一件，大凡世上之人，只要成自己功業，那管他人利害？汝乃山木之妖，一點仁心，如珠在腹，既利龍驤之有，復念龍驤之無，伉儷功名，椿椿替他成就，故吾輩與你一粒金丹，了完你的正果。雖則是仙家功德，亦是上天報應。」長春子道：「敢問師父，不知龍驤日後也可超升到洞府來麼？」呂仙道：「這個你不要管他便了。」長春子道：「不知弟子怎麼修為才到上乘？」呂仙道：「你聽著，再休想芭蕉變羅帕、薔薇做影戲，把這方寸之地時常料理，便是上乘鐵基了。」長春子道：「曾與他明珠作聘，又替他雁塔題名，又幫他奏凱旋歸，這都是長春子的氣力。至於上乘法兒還望師父扶持。我同師父在湖心亭等候他去也。」

卻說龍興承主人吩咐，說：「俺龍爺同著合府宅眷要到湖上賞雪觀梅，叫俺備下兩船在清波門伺候。我想俺老爺只管自家快活，那管我們受苦，這等大雪怎生行走？且喜船已備下，不免到前面酒鋪上沽他一壺，伺候上船便了。正是，受他衣食憑他管，不顧天寒與天暖。」

卻說長春子隨著呂仙到了湖心亭上，長春子道：「師父你看，西湖景致好不瀟灑也。」呂仙道：「長春子，那洞天福地處處是俺莊子。人間華麗世界差他怎麼，我且與你等他，完結今日之事便了。」再說那柳樹精行來，他說：「咱領著師父法旨，叫俺露個向來根本，仍做柳樹。待等龍狀元船來，係在俺上之時，則用一陣好風吹那船兒湖心亭上，與俺師父和長春子相見了，完他的正果。只得伺候著了。」

且說胡府合家上了船遊玩湖景。呂仙說：「你看波平如掌，雲垂若斂，趁著梅花開放，又值雪片飛揚，悠悠畫船，盡宜清賞。」龍狀元道：「龍興，風緊雪大，住了船罷。」龍興道：「這邊有個柳椿把船繫住。」只見柳樹精將身拔起，作起風來，將船送去了。那長春子等候多時，說柳樹精去了，怎麼還不見到來？呂仙道：「遠遠一隻畫船從空而來，想是他也？」風吹船隻，將近停畔，龍狀元道：「前面亭子上好像仙姑娘，我們快上船去相見。」到了亭上，伏伏在地。呂仙道：「咱憑著一朵紅雲到了此方。」龍驤抬起頭來，指著長春子道：「這可是使君舊日野鴛鴦麼？」胡章諸氏抬頭起來，指著弱妹與長春子道：「教你識破兩個孩兒模樣。龍驤替你明白說了蕉帕帳。」指胡小姐道：「你是真弱妹燒夜香。」指長春子道，「他是假弱妹頂了缸。」大笑一笑道：「龍驤花園內，你落了狐狸精肚兒裡，還道真個做新郎哩。你們可明白了前後事情麼？」眾人道：「師父可是純陽大仙麼？」呂仙道：「你可認得咱家哩？」指著長春子道：「這可是什麼人？」龍狀元道：「是仙姑。」呂仙笑道：「他消受你一夜春光，便踏破草鞋繩成就了你的姻緣，幫助了你的功名，你可知道麼？」只是招討夫婦並兒子胡連、龍驤夫婦一齊上來叩問結果，求大仙指教。呂仙道：「胡招討！」應道：「弟子有。」呂仙道：「你前身乃紫薇殿下修文使者，上帝著你再游塵世，遍考山川。只因你做秀才時，於世上文章妄加評罵，故中年與你一子，目不識丁。但你忠孝存心，仁慈及物，所以福祿壽考，仍還爾身。二十年後同妻諸氏，可到華陽洞天，再與你相會。」胡招討道：「弟子領命。」呂仙道：「諸氏！」夫人道：「弟子有。」呂仙道：「你為婦能學，為妻能賞，但你居室之中勤事打掃，或於蜘蛛之網，螻蟻之塚，輕加破壞，雖是下界微蟲，亦是上天生命。行游使者奏聞上帝，但與你學之樂，不許你學之。」

貴。二十年後同夫胡章也到華陽洞天相會便了。」夫人道：「弟子領命。」呂仙道：「龍驤！」龍狀元道：「弟子有。」呂仙道：「龍驤，你前身是王母殿前燒香童子，只因動了一點凡心，滴在塵世。既生閻閻之家，富習詩書之禮，胡招討與你父親有僚案之情，你與弱妹有兄弟之誼，焉及復蒙私念，輒爾鑽窺？若不是長春子弄假成真，便將他敗倫傷化。但天曹念爾父死於國難，有子合當富貴。且弱妹與爾有夙世姻緣，故不得不轉移禍福。五十年後，甲子年七月十五日相會在謝羅山中，不得有違法旨。」龍驤說：「領命。」呂仙道：「胡氏！」弱妹應道：「弟子有。」呂仙道：「你前身是王母殿前執拂侍兒，動了凡念，謫墮爾身為女，減歲壽母。薦孝聞於上帝，代兄為子，和樂及於六親，節操凜似秋霜，雍熙和春日。女德既修，婦道亦備，合當與你三子一婿，俱登黃甲。五十年後，甲子歲十五日一同夫婦龍驤到謝羅山相會便了。」弱妹道：「弟子領命。」呂仙道：「胡連！」應道：「弟子有。」呂仙道：「胡連，你本是王屋山下一條蟒蛇，只因咬死了兩個逆子，上帝許你做個人身，足汝一生衣食。誰想毒惡不悛，乖戾如舊，弱妹既為兄妹，有事便當隱瞞，金釵揭證，於心何忍？若不是長春子把薔薇花換去，弱妹冰清玉潔幾乎被玷羅寬。那日演法之時，天曹便欲誅戮，又虧長春子求饒，留汝性命。從今以後，須作好人，把仁義忠信牢牢放在心上，日後也好受咱家指揮；不然天曹賞罰決難輕貸。」胡連道：「弟子敢不領命。」呂仙道：「與你約會地方，須索記著。吾們歸洞去也。」只見金童玉女執著幢帆寶蓋迎接而去。胡招討合家轉回。畫像圖形，供奉焚香，後來果如其言。可見人生在世，各有前因，還要各自修為，保全名節，才得長享福澤；斷不可方寸有虧，墮落泥途，不能回返也。願各勉旃。

[返回 >> 蕉葉帕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本書完](#) [本書來源：開放文學網站](#)